

一。是書流傳海內。各宜恪遵。其教勉進於善。尤望有力者。捐貲刷送。功善更爲無窮。

辛卯五月醒世要言書成。將付剞劂。奉

仙師命編輯之責。僕不敢辭。自維生平善日。斲削過日。叢生追悔。曩非補救。何及。則是書固僕座右箴也。猥以學殖久荒。時日復迫。竭蹶從事。輒懼弗勝。謹次第編列完。稟亟壽梨棗。俾公世覽。魯魚錯見。多所乖訛。仰負。

仙恩益增罪疚。爰敬識類敘十則。綴附簡端。用彰

至教云爾。

弟子善能薰沐敬識

醒世要言初集卷一

初五夕

赤松大仙

孝親文

事父母之道。莫大於養志。志也者。隱於父母之心。而未有發。父母本不欲爲子者。知之。然則人子當如何觀乎。其微。父母之志未形。人子先有以迎之。斯爲養志。其次守身。人子之身。父母無一息去於懷。少則提攜。稍長爲之誦讀。爲之婚娶。及有疾病。又爲之延醫禱神。以冀其痊。愈至此而父母之心。

已竭。父母之恩。又如何以報之。曰。守身。守身之要。莫重於寡慾。慾念一萌。身不能保。守之何有。凡一切不當爲之事。皆是慾。不當爲而爲之。便不能寡慾。不能寡。大傷親心。是謂不孝。此二端者。人子事父母第一義。求之今日。或不易得。若夫服勞奉養。凡爲人子者。皆可以盡。能盡者。究無幾。噫。世風所以不古也。

初六夕

侍壇區子

戒賭文

賭之爲害大矣哉。而世之沉溺於中。不自知返者。其故在於有所貪。貪之不得。轉而思賭。賭又不勝。遂至罄己所有。以博孤注。其敗身家者。一產業盡。敗窮無所之。弱者轉溝壑。强者爲盜賊。或至餓殍。或遭官刑。其喪性命者。一若夫滅禮義。棄廉恥。行奸詐。斲天良。皆賭之爲害。有以致此也。禮經曰。臨財無苟得。苟得猶不可。謂可以倖得之乎。吾願世之嗜賭者。無存貪心。無以非分之財。謂可倖得。知足者貧亦樂。不知足而溺於賭。恐貧不止。貧不至。敗其身家。喪其性命。滅其禮義。棄其廉恥。行其奸

詐。斲其天良不止。吁。可痛哉。

區子稟曰。文有不當。請。仙師斲正。

赤松曰。勸世文。只要明白。人看皆曉。使之觸目警心。有者。知改。無者。加勉。此文明白。可以勸世。

呂仙純陽

夢熟黃梁眼尙矇。功名都付渺茫中。世間多少癡迷子。否遇邯鄲一老翁。

訓首道

富貴功名。皆身外物耳。爾何以總看不透。

凡事皆有數存。何況富貴功名。謂可以人事與氣數爭衡乎。此四者在神仙則視之如浮雲。在世人

則趨之若螻蟻。塵海茫茫。不知悞盡聰慧之子不少。其他庸俗輩。又何論焉。吾初落第。亦不能看透。懊惱在所不免。幸遇老仙點化。一夢黃梁未熟。凡世間最赫奕之事。位。歷。鄉。相。財。過。陶。朱。妻。妾。宮。室。之。奉。享。受。不。盡。曾。不。俄。頃。夢。醒。之。後。方。知。是。幻。境。所。生。吾。乃。從。此。勘。破。屏。絕。塵。慮。入。山。修。道。得。遇。老。仙。授。以。真。玄。奧。諦。得。不。死。術。證。成。仙。果。吾。與。爾。本。有。夙。因。特。爲。點。化。爾。於。富。貴。功。名。四。者。看。透。便。可。證。道。雖。然。爾。上。有。老。父。下。有。妻。兒。在。在。需。爾。事。養。萬。不。能。拋。離。一。切。可。離。非。道。也。四。者。之。來。遲。速。有。

時居易俟命。古聖有言。爾知勉哉。

赤松曰。大仙現身說法。以訓首道。吾亦有一語以訓。
訓首道。爾日夕以不得第爲恨。又以不得富爲憂。爾不得第。正天之玉成汝也。爾早得第。爲善之心。未必若是其堅。去惡之心。未必若是其決。吾見少年得第。志氣高揚。人物陵忤。居心奢淫。作事乖僻。者比比然也。如此等人居鄉黨。則矜已傲眾。在朝廷。則戀私害公。種種罪孽。皆是得第之後。此心稍放。不知斂抑。以至夙根厚者。生前無所修積。反有所斲喪。死後安得復成正果。且造下許多罪孽。以

遺子孫。是可歎也。爾今屢被磨折。人情世故。閱歷已盡。善惡關頭。故能認真看透。善者爲之。惡者去之。未始非不得第之早。有以致此。爾早得第。今日之爲善去惡。能若是其堅且決乎。爾夙根最厚。能悟之最速。今蒙呂大仙點化。爾亦可恍然悟矣。爾不得第。尚不足恨。貧何論哉。更不必憂也。

呂仙曰。大仙訓語。更爲切實。首道其勉之。相見自有日也。吾無隱乎爾。其有隱者。不必言。

初七夕

呂仙純陽

醒世要言

卷一 初集

四

戒淫文

萬惡以淫爲首。三曹之罰最嚴。淫不必其有形。心意之淫特甚。淫不必其顯著。幽獨之淫更深。夫幾微一動。淫惡卽生。其始宿娼狎妓。以爲偶犯而無妨。其後誘女奸孀。遂至肆行而無忌。甚或姊妹行奸。叔嫂私盜。翁媳苟合。父子宣淫。倫紀盡喪。禽獸不如。其惡萬狀。皆緣一心。是以百感之乘。由內而擾。六淫之戒。於意爲先。視聽言動。有必防。非禮勿越。驕奢淫佚。所必黜。立教有方。凡此皆所以防淫心。杜淫行也。嗚呼。幽囚囹圄。難逃陽世之誅。殄絕

子孫。更受陰曹之慘。可知果報昭彰。必無寬免。惟此苦心告誡。各宜懍遵。已犯者發心猛省。及早回頭。未犯者加意防閑。勿爲失足。

赤松曰。剴切詳明。發人心省。

呂仙曰。偶爾興到。振筆一書。非求工雅。姑盡所言。

漢關聖帝

浩氣常留天地中。桃園結義弟兄同。曹奸未滅身先死。可恨東吳一呂蒙。

爲國亡軀死亦忠。身居相位輔蒼穹。糾查世上奸雄漢。污我剛刀血洗紅。

警惡文

惡之來也。皆緣於心。心爲一身之主宰。百體從令。苟失其心之主宰。則元神退舍。客感分權。日陷溺於貨利聲色之途。以汨沒其禮義廉恥之性。其始起於一念之微。其後作偽作奸。無所不至。甚有忤親逆君。肆無忌憚者。此其人或受天誅。或遭國憲。必無倖免之理。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決不爽也。然則惡又烏可以不去哉。烏乎去。曰制心。

呂仙曰。聖帝之文。懲勸兼盡。關聖帝曰。特以警世。

赤松曰。惡者警之。又示以去惡本旨。豈非懲勸兼盡乎。大慈悲菩薩

祥光一縷。靄壇臺。座現蓮花瓣。瓣開。苦海沉淪誰是岸。閻浮路上見西來。百億金軀佛總靈。慈航度世一函經。我來說得無餘事。雲在天心。水在瓶。

初八夕

赤松大仙

戒洋煙文

鴉片之殺人。更甚於鳩毒。何以言之。明知其鳩毒。

未有不_○去_○之_○若_○浼_○者_○。爲_○其_○能_○殺_○人_○也_○。若_○夫_○鴉_○片_○明_○明_○可_○以_○殺_○人_○。而_○好_○之_○嗜_○之_○。吸_○食_○之_○。恬_○然_○不_○爲_○怪_○。其_○始_○以_○爲_○可_○以_○娛_○情_○。可_○以_○療_○疾_○。偶_○食_○之_○。以_○爲_○無_○害_○。及_○夫_○病_○入_○膏_○肓_○。不_○可_○救_○藥_○。性_○命_○苟_○延_○於_○旦_○夕_○。是_○則_○鴉_○毒_○殺_○人_○。尙_○可_○以_○救_○。稍_○惜_○性_○命_○者_○。斷_○不_○敢_○近_○。鴉_○片_○殺_○人_○。陰_○受_○其_○毒_○。而_○不_○覺_○。以_○此_○較_○彼_○。孰_○重_○孰_○輕_○。有_○識_○者_○。誰_○不_○知_○之_○。無_○如_○世_○人_○。沉_○溺_○於_○中_○日_○。受_○其_○毒_○。終_○不_○悟_○也_○。然_○此_○特_○就_○一_○己_○之_○害_○。而_○言_○。若_○夫_○受_○毒_○之_○後_○。父_○母_○含_○怒_○於_○上_○。妻_○子_○受_○困_○於_○下_○。兄_○弟_○交_○責_○於_○前_○。親_○朋_○私_○議_○於_○後_○。鴉_○片_○流_○害_○。宜_○有_○紀_○極_○也_○。可_○不_○戒_○哉_○。

訓時善爾爾習醫並習堪輿之學其術能精亦足濟世但醫道至微其理至大脈之虛實症之緩急藥之輕重非深明陰陽之故博通天人之奧未易知也吾見庸醫殺人者多矣至於地輿之學尤不易明何者穴脈何者線法非稍涉諸書畧行半里便謂吾曉風水以誑騙人財物吾見世有悞葬零落其家殄絕其嗣者矣可不慎哉爾欲修道吾又與爾言道道也者只在倫常日用上非有高遠難行之事與夫驚世駭俗之爲其理本於平常其功幾於切近歸而求之可矣至於燒丹煉汞納氣藏神

皆方術士所爲。非吾道也。爾信道不患其不堅。而患其過泥。求功不患其不博。而患其不約。不堅不可也。過泥亦不可。不博不可也。不約更不可。
訓得善處貧富之境。最足驗人心。爾處順境無褊心。處逆境無怨心。識非不高。志非不定。然性情未免過僻。聰明未免過恃。以至處世多忤。作事難就。僻之故也。自入吾門。體明善言。未能力行善事。又恃之故也。爾須於宏毅二字。切實體認。宏則無孤僻之行。毅則無自恃之見。爾其勉之。後福未有艾也。

訓妙道貧賤之境。人所難堪。處難堪之境。而能安分守己。力行修積。尙可以奪回天命。若更因貧而溺於賭。再耗而劫於煙。是貧者終貧。賤者終賤。未有已時也。爾其戒之。爾其勉之。安知今日貧賤。他日不可轉爲富貴乎。

初九夕

道元始祖

一心從不染纖塵。俗慮刪除自葆真。緣到靜時魔亦滅。再無孽海苦沉淪。

話 吾之訓言以此。心不爲情欲動。眾魔何自擾。

魔不爲擾。災劫何自生。吾之救災解劫。救以此。解以此。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古訓有言。與吾訓言本旨相符。人惟自葆性真。不爲情欲動可耳。何嚙言。

警世文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賦之以其形。畀之以其性。性也者。仁義禮智之大本也。自夫嗜慾日開。客感全集。或陷於酒色。或溺於財氣。以汨沒其真性。而仁義禮智之大本。亦蕩然無復存於其中。居心殘忍者有之。作事乖方者有之。處世放縱者有之。存已

昏憤者有之。不仁不義不禮不智。與禽獸何別。是皆酒色財氣。有以牽引而入於邪。陷於惡。斷喪其天地所畀之性。雖曰人類。是徒有其形也。與禽獸何別焉。

呂仙曰。是真警世。

赤松曰。亦足勸世。

道祖曰。警之正以勸之也。

李仙青蓮

纔赴瑤池醉玉觴。又迴鶴駕到鸞堂。吟成酒後詩非雅。喚醒人間語不狂。自有聖賢皆學問。更無仙

佛外倫常。愚勸爲指迷津路。世事由來總杳茫。
青蓮曰。明夕臨壇。書果報文。吾是散人。久不預凡塵。事
果報之說。本非吾言。特爲勸世。姑且效顰。世有達
人。毋亦以吾爲好事乎。

赤松曰。大仙天懷磊落。其實心地慈悲。

呂仙曰。大仙抱謫仙之才。存憫世之念。此文定可傳
誦。

赤松大仙

戒酒文

酒可以合歡。亦可以敗德。亦問其用之當與否耳。

用得其當。匪惟合歡。並可進德。酌觥獻君。洗腆養
親。鬱鬯禮神。吹笙燕賓。何一非合於至理。酒之可
用而不可廢。若此。乃或縱口腹之欲。圖朝夕之歡。
沉湎是安。號呶不悔。小則廢時失業。大則損身敗
家。甚至迷惑其心。顛倒其性。酣嬉不節。臣職虧也。
奉養不顧。子道缺也。獻酬不備。祀典失也。燕會不
講。交誼疏也。是皆自溺於酒。而用失其當。當用者
不用。不當用者反自用。酒之宜戒在是也。吾告世
之用酒者。無自用焉可耳。

訓 柔道 剛美德也。孔聖曰。吾未見剛者。難其人也。

爾性近剛。固是美德。但剛不能制。或流於暴。剛不知節。或隣於絞。爾當再加涵養功夫。如金在冶。如玉在璞。煅鍊磨礪。方成良器。

訓 吉道

爾入吾門之始。實心實力。猛於改過。勇於

行善。吾深嘉之。爲時無幾。故態復萌。過漸叢生。善日斲削。吾又深惜之。

訓 傳道

立志要堅忍。立言要真實。志勿過高。高則

易蹶。言勿過大。大則難副。爾能於此。再加堅忍之志。便可以擔當大事。真實之言。便可以孚信同人。勉力前途。全成美舉。吾有厚望焉。爾有餘蔭焉。

訓 做賢。過則勿憚改。爾能改過。尙知猛省。此後須力行修積。以贖前愆。以觀後驗。

初十夕

李仙青蓮

果報文

太上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何者爲福。善也。何者爲禍。惡也。何謂善。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也。何謂惡。忤逆欺罔貪奸狡詐也。人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身爲體之。力爲行之。便是善。善則福之矣。人於忤逆欺罔貪奸狡詐。狡詐顯爲蹈之。陰爲犯之。便是惡。惡

則禍之矣。故禍福之理。操之自天。實修之在人。天以禍福而禍福於人。天究以善惡而禍福於人。人以善惡而禍福於天。人究以善惡而禍福於己。如種植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果報未之或爽也。吾卽以禍福之說。作果報文。

赤松曰。如是透關。呂大仙有言。謂可傳誦。信非虛也。青蓮曰。醒世之文。不論工拙。只取透關。棒喝鐘聲。令人猛省。如是足矣。

赤松大仙

弟悌文

孩提之童。無不知敬其兄。其天性然也。然吾觀天地間。其能始終敬兄。無稍二者。實不多覩。人當童穉之年。知識未開。渾然天理。其知敬兄者。其良知也。其能敬兄者。其良能也。及乎由少而壯。習染日深。性真日薄。往往有因家庭細故。動起爭端。或聽婦言而成仇。或分家產而滋訟。以致同胞骨肉。等若路人。何可勝慨。夫不敬其兄。是謂不悌。況等若路人乎。吾告世之爲人弟者。自葆其天性。始終敬兄。無稍二可耳。

齊天大聖

初集

七

話。吾自修行。歷有唐至今。已千百年矣。今幸得
成正果。與諸仙神相敘。復蒙

上帝敕封。吾爲齊天大聖。無知之子。僅觀說部。有謂吾
非真。不過作說部者之寓言。噫。是何異刻舟求劍。
膠柱鼓瑟耶。多見其不知量也。更有狂妄之夫。目
吾爲精。指吾爲怪。其瀆吾尤甚。夫精怪邪也。神聖
正也。吾日以孝弟忠廉節勸人。曾撰一序。懸之於
壁。曾謂精怪能明此正理乎。神聖始能之。正故也。
精怪不能之。邪故也。然則謂吾邪乎。正乎。精怪乎。
神聖乎。不待智者而知矣。

戒市肆奸巧文

吾嘗過五都之市。見夫熙熙而來。攘攘而往者。大
抵皆求利中人也。夫人孰不上有父母。下有妻子。
事畜之資。在所不免。吾亦何怪世之求利者。獨怪
夫市肆牟利之子。只知有己。而不知有人也。或大
秤而小斗。或輕出而重入。或以偽物攙雜。或以匿
數欺瞞。種種奸巧。惟利是視。以至墮其術者。寃情
莫白。受其害者。含怨不平。如此伎倆。人神共憤。彼
欲求利。必不可圖。就使其利可圖。必無久享之理。
可不戒哉。可不懼哉。

瘟部天神

話 吾偶過此。見瑞氣繚繞。上謁重霄。吾到一觀。方知各仙神書勸世文。善氣蒸蒸。凝為瑞氣。可飲可敬。吾亦詠一詩以勸世。

魔光惡焰滿山河。善勸凡塵語不多。一妻就知災難到。世人不醒奈吾何。吾命瘟部以死之。赤松曰。不寒而慄。可畏哉。

呂仙曰。非此不足以警世。吾亦詠一詩。

富貴功名不足論。仙緣道果證前因。邯鄲有夢皆成幻。蓬島無塵總是真。酒醉那知天下事。詩吟喚

醒世間人。祇今悲憫心何已。胞與襟期一視仁。

瘟部天神曰。大仙悲憫仁心。吾愧多矣。但吾奉

上帝命。為天下除惡。不得已也。

赤松曰。各行其是。

十一夕

梓潼帝君

文衡管轄世間權。選拔奇尤總不偏。植品人須先孝友。掄才我自定媿妍。眼雖加白無知己。額可塗朱有上天。拭目瀛洲聯步上。只緣陰德積多年。

道

訓首道。孝弟人之大本。本立而道生。道生而祿至。訓若賢。名者實之賓。既有其名。當副其實。有名無實。是浮名也。有名有實。是真名也。名可真不可浮。實可求不可去。

訓妙道。讀書所以明道。入道所以修身。道不能明。何用讀書。身不能修。何用入道。

訓澳道。揚名即以顯親。名不揚即親不顯。親不能顯。伊誰之過。

訓士文

夫名者上天所以勸世也。其權主之人。其實聽於

天。嘗見有端人正士。伏處閭里。聲譽不著於時。未幾而掇巍科。登高第。蜚聲翰苑。不啻操左券。又有英雋少年。才華自負。彼以為取功名如拾芥。乃久之被黜如故。下第如故。潦倒終身。死牖下。此何故。德之修與不修也。夫人即非士。亦孰不望子若孫名立。以博封誥。若夫身既曰士。揚顯是其責。乃文藝是務。德行不顧。以是求名。又烏可得。是故名者德之報。德者名之副。吾告士之求名者。修德可耳。赤松曰。蒙帝君訓示。俾各弟子有所遵戒。善者益勉。無暴棄於一朝。過者知改。有轉移之一日。更示以

西上易言 卷一
文使世之士有所警惕。有所勸勉。吾書得此可垂
永久。

梓潼曰。吾職掌桂宮。勸士是吾之責任。
玄天上帝

萬千世劫大茫茫。掌握雷樞鎮北方。滿目妖氛渾
不熄。寰區何日靖機槍。

梁公佛

不是仙家不是儒。依然老衲一僧徒。色空悟徹誰
真幻。功果圓成自有無。暮鼓傳聲通世界。慈航普
渡遍江湖。回頭便見西來路。早淨塵心勿半途。

赤松大仙

兄友文

天下之至忍人。莫如不友。友也者。出於至性。發於
天良。其肺誠至愛之心。不能自己。反是而涼薄。其
恩剝殘。其性是之謂忍。夫兄之與弟。父則同父。祖
則同祖。體則同體。其情之親。誼之篤。孰有過是。此
而可忍。孰不可忍。天下未有忍於弟而不忍於人。
未有忍於人而不忍於物者。故曰天下之至忍人。
莫如不友。可不戒哉。

十二夕

赤松大仙

塵海茫茫尙未醒。我來勸世語叮嚀。功完結果惟
爪豆。夢悟浮生總絮萍。駐駕不曾迴玉府。繙經也
愛誦黃庭。可憐浩劫民生苦。滿耳呼號那忍聽。

呂仙曰。何憂之深也。

赤松曰。憫世耳。

呂仙曰。吾詠詩以化之。

魚躍鳶飛自在天。超然物外見真詮。靈光一點無
他擾。悟到空明便是仙。

赤松曰。所見甚大。非世人所得悟。

呂仙曰。作如是觀。

宋臣文信國

一腔熱血志難酬。宋室匡扶未肯休。抗疏不行分
四鎮。捐軀何補恨千秋。已無事業君恩報。尙有勳
名史筆留。天命莫回身亦死。崖門深痛水長流。

赤松曰。文公到壇。請書忠君文。
文信國曰。吾書已事以成一文。

忠君文

吾生當宋季。值奸臣內煽。強敵外搖。帝室傾危。中
原淪陷。吾與張陸二子。共扶宋祚。以圖恢復。冀延

趙嗣於一綫。天命已改。此志未遂。賈恨以終。然寸
心耿耿。至今猶不忘於宋也。夫使爲臣者。幸際盛
朝。師濟一堂。贊勳盛治。固所甚願。然而思安未危。
圖治未亂。匡弼之志。尙不可忘。不幸而遇亂世。猶
必竭力盡忠。力濟時艱。以存國祚。又不幸而大數
已定。事無可爲。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義。惟其義盡。所
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所以存臣節。報國恩者。如是而已。若夫貪位冒祿。
罔上欺君。偷生避死之輩。史冊具在。後世猶唾罵
之。不可以污吾文。

赤松曰。忠義之氣。磅礴文上。令人生敬。

呂仙曰。

文公忠國之心。至今猶耿耿不忘於宋。令偷

生避死之子。見此文。能無愧死。

文信國曰。特書所懷。非爲他也。以之勸世。無亦太自誇
耶。

梁公佛

養心文

儒家言正心。道家言修心。佛家言明心。三教之言
不同。而養心之本旨則一。自世人不知養心。而心
不正。則邪心生。心不修。則妄心生。心不明。則私心

生由是忤逆心。奸詐心。利欲心。貪癡心。紛至沓來。以交集於一心。心術從此壞。心性從此喪。如此等輩。是謂無心。無心之故。在於不養。

梁公佛曰。吾素不工文。偶一爲之。語多枯拙。

赤松曰。言簡意該。三教本旨括盡。

呂仙曰。不言勸而勸自在。

赤松大仙

父慈文

家人之義。有嚴君焉。父子之謂也。然吾不言父嚴。而言父慈者何哉。吾嘗歎世之爲父者。或因溺愛

於少子。或因偏聽於後妻。而薄於其所生者矣。斯時爲之子者。隱忍吞聲。無可告語。欲呼天而不得。欲對親而何言。怨慕終身。惟有號泣而已。幸而父知所悟。烝又格姦。固人子之大幸。否則其薄也如故。是終使其子無得白其隱之一日。可勝痛哉。不然。義方之教。邪惡之懲。父嚴固宜也。吾願世之爲父者。教子可嚴。待子不可嚴。嚴則隣於薄。而失於慈耳。

訓慕道性不可僻。僻則有害於人。利不可私。私則有害於己。化僻以和。去私以公。

訓載道。知過而不改。是真有過。見善而不爲。是真無善。爾未入吾門之始。不知何者爲過。何者爲善。悠悠忽忽。將過半生。幸爾回頭猛省。勇於改過。力於爲善。亡羊補牢。未爲遲晚。勉爾前修。造成結局。吾深望之。

十三夕

赤松大仙

縹緲壇庭奏玉音。青鸞扶下寫仙襟。工曹譜曲薰風藹。師弟論文夜月沉。筆有千言抒己見。世還一覺起婆心。詩懷酒意渾難盡。醉罷揮毫且再吟。

力挽狂瀾愧未曾。諸仙還說我無能。皈依誰是傳真道。枯坐何如學老僧。不盡愁心量十斛。却憐孽障積千層。回頭歸去金華住。丹竈燒餘藥氣凝。

輕利重義文

天下大利。首在於農。天下大害。首在於商。何以言之。農者民食所由重。是以聖人於此。正其井田。定其經界。而又親行三推。以重其事。不違四時。以安其業。必爲之再三加意焉。凡以見農爲大利所在。不可以不務也。夫使皆以農爲務。不荒其業。不惜其力。不分雜其念。不放蕩其行。日出而作。日入而

息婦則炊爨。僕則饁耕。家無坐食之子。堂有奉養之親。皞皞熙熙。雍雍如也。豈不懿哉。無如今之人。皆不是之務。徒逐逐於商賈一途。或他適外省。或遠涉重洋。棄其父母妻子而不顧。幸而獲利。尙有復返其家之一日。萬一不獲。資斧罄竭。雖欲復返。已不可得。生爲異域之人。死爲異域之鬼。吁可痛哉。又況無賴之子。在家旣不可覓食。因而轉作異圖。其平日之不安本分。不守正業。已可概見。如此人者。復何之而可以獲利。利不可獲。至於父母妻子。亦不得見。此身亦不得復返。是不盡力於農。

田舍中自有真樂之爲愈耶。若是農之爲利如此。商之爲害如彼。何世人舍其利而不爲。趨其害而不可已。惑之大者也。然此亦就其利害言之。若夫義利之辨。又不可以不講。吾見務農之家。食則耕田。飲則鑿井。不識不知。其風近古。當力作之時。惟禾稼是務。或耘或耔。或刈或穫。無稍有懈。及夫歲晚。務閒。春酒介壽。一堂歡讌。釀爲太和。賦稅所重。必爲早完。無有匿隱。國當有事。又爲之守望。以備內賊。聯絡以禦外寇。其人多起於田間。其事多出於公憤。義何如之。至於商賈之家。平居惟利是視。其

庭幃之間。率多涼薄。闖闖貿易。純是欺詐。又復妄議朝政得失。以爲談柄。課釐國之關係最重。值百抽一。所取於商賈者幾何。輒有怨言。又其甚者。矢口言時務。挾外人以壓官長。更或斂資以齎敵。此其人較之叛逆者。其罪更甚。要於商賈爲多。雖其間不無一二自守之士。力反乎此之所爲。而已不可多覩。若是農之向義如此。商之背義如彼。又烏可以不辨。吾深憫夫世風日下。逐利者多。慕義者少。大都商賈之人多。務農之人少。以至於此。故先言其利害。復言其義利。爲之大聲疾呼。以醒世云。

友信文

今之天下。一勢利之天下也。以言夫友。其勢利相交者。尤不可指數。當結交之始。此歆其利。彼羨其勢。大抵皆有所私。初亦如膠膝相投。肝膽可白。及夫利盡勢衰。割席棄交。事所常有。甚或落井下石。以相傾陷。可勝慨哉。是皆友以利。友以勢。不友以信之所至也。夫友有勸善規過之責。切磋砥礪之益。居於五倫。等於君父。其義最重。詎可以勢利相交。而汨滅其信乎。信也者。由中而發。不假外求。其性與仁義禮智並存。其道與忠孝廉節並重。不止

交友宜信也。吾見以勢利居心者。於交友爲尤甚。故特以信正之。

十四夕

鍾離仙正陽

閒遊蓬島去。還留屈指終南幾度秋。鶴扇搖來天地窄。鸞車踏破古今愁。塵經夢醒如殘局。海自波平穩渡舟。爲告眾生須努力。迷津不遠早回頭。

李仙鐵拐

本來此鐵是心腸。世事何曾細較量。拐杖一肩挑宇宙。葫蘆滿竅駐陰陽。道惟真處全無礙。身自閒

時總不忙。爭奈塵寰災劫浩。那當下界渡慈航。

呂仙純陽

話到純陽妙道來。真元參透換凡胎。邯鄲夢覺談非易。塵海瀾翻掃未開。富貴否會縈俗事。功名幾至悞仙才。雲房爲我當頭喝。心轉空靈不着埃。

曹仙國舅

滿目山河獨倚筇。飄飄鸞鶴去何蹤。源尋活水無支派。劫歷華嚴有幾重。詩自吟時心已淡。酒於醉後意猶慵。我爲驚起癡迷夢。暮暮朝朝鼓又鐘。

藍仙采和

雲影天光幻若何。蒼茫歲月去如梭。仙身自具珊瑚骨。俗耳誰聞踏踏歌。放眼乾坤形亦局。寄懷詩酒句非多。清言淡語皆真諦。有志修行苦鍊磨。

張仙果老

證成妙果話前因。脫去胞胎賸此身。遊戲人間蹤混市。拋離世上夢空塵。酒逢仙侶多詩思。心納乾坤是道真。莫被眾魔迷本性。早除愛欲與貪嗔。

何仙姑

桑海遷移本不差。話來世界總浮華。四時風月千杯酒。萬象陰陽一渡槎。絕却紅塵纖不染。瑩然白

玉淨無瑕。老仙談道傳真偈。妙悟丹元內證砂。

赤松大仙

鈞天一曲和鸞音。花果稱觴表寸忱。多士自知聆雅化。老仙猶愛寫詩心。滿門桃李逾春植。上界蓬萊有路尋。更爲慇懃申訓語。尙無暴棄守師箴。

十五夕

周姜太公

漫天篝火又鳴狐。鼎沸中原勢不孤。滿目干戈何日滅。恨無後世讀兵符。

修身文

嗚呼。今之世何世。今之時何時也。內帑空虛。外敵擾攘。中原多事。莫此爲甚。而上下復安於酣嬉。絕無怵惕維厲之志。文臣則以剝民爲事。武將則以愛命爲私。相習成風。恬不知恥。平日既無所備。及乎敵至。則又以己弱敵強爲說。不敢與戰。以至割地求和。賠款償欲。而國脈於是日微。人心於是愈肆。援引外敵。以相欺壓。甚有棄其三綱。滅其五倫。而教其所教。非吾之教者。此皆不讀吾書。以至於是。夫吾之書。非真有陰符之秘。讀之可以知兵。亦不過子臣弟友之道。忠信仁義之經。其理至常。其

功至溥。其效至大。總不外於一身。身也者。天地所由受。父母所由生。君國所由寄。當如何修之。乃可以無負天地。無忝父母。無悞君國。天地以仁慈爲心。又以忠義爲性。則不可剝民愛命。以負天地。父母以廉恥爲勗。又以氣節爲訓。則不可剝民愛命。以忝父母。君國以蒼生爲付。又以軍事爲託。則不可剝民愛命。以悞君國。倘於此實事求是。無粉飾。無欺罔。無肥己以瘠人。無利私以害公。無以戰事爲不足。無以和戎爲首功。無廢弛於平時。無倉皇於臨事。惟以一身自勉。國當無事。則勵精圖治。無

敢習於晏安周公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讀至此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孟子引之。以為有國家者戒。若夫中外憑陵。國勢日殆。人情漸浮。則薪可臥也。膽可嘗也。妖行亂世。可誅也。如此國未有不轉弱而強。人未有不轉邪而正。上復虞夏商周之治。下明周公孔孟之教。豈不甚盛。雖不必讀陰符。而陰符之秘在是。吾之立言本旨。雖與修身有異。持此以往。即謂之能修其身也。可。吾言不剝民不愛命。是仁義之本也。扶國脈正人心。是忠孝之本也。曰仁曰義曰忠曰孝。又

豈非修身之大綱也哉。吾蓋有感於今之世。今之時。而不禁潛然有所思。憤然有所伸。因言不已。長言之。長言不已。嗟歎之。而著是篇。

赤松曰。憂世之心。憤時之言。莫過是篇。
呂仙曰。姜公立言極大。可為有國者訓。不止勸人己也。

姜太公曰。心有所感耳。但能於是篇實事求是。亦有國

家者之事也。

訓 佑賢 爾心甚誠。爾見不明。由誠而明。可臻善域。
訓 達賢 善惡無兩立。禍福無兩全。一念為善。福即

隨之一念爲惡。禍卽臨之。是不可不慎。

訓 益賢 擇術不可不慎也。舍正路而不由。吾末如之何矣。

訓 福賢 爾習於巫。爲人祈福。須爲一己造福。福何以造。爲善可矣。善何以爲。正心可矣。心何以正。絕慾可矣。

訓 潛善 爲善之心。不以時間。造次於是。顛沛於是。爲善是念。便可除孽。便可種福。爾一念爲善。轉念又不爲善。孽何以能除。福何以能種。如坐逆水船。有進無退。牢舵不定。烏得有進。不進卽退。無中立

也。

訓 揚善 投筆從戎。亦是有志之士。岳武穆有言。文臣不愛錢。武官不愛命。天下便太平。是可以法。現今爾有緝暴之志。將來亦有緝暴之責。暴者緝之。良者不可不安之。守職宜勤。居心宜慈。處世宜和。要其大旨。不外於不愛錢。不愛命。不愛錢。文臣事也。吾謂武官亦然。勿尅軍餉。勿受私贓。便是不愛錢。不愛命。武官事也。盡其力之所至。無有趨避。無有怠縮。無有畏死而貪生。持此以往。強敵可禦。外侮可去。總戎可任也。區區緝暴云耳哉。反乎此道。

緝暴亦不能勝其任也。可不勉哉。

訓悟善處己甚純。處世甚厚。商賈中不易得。更能廣行善事。多積善功。聖賢可企也。仙佛可期也。吾不以商賈視爾。勉之。

訓悔善人莫患於遊手好閒。遊手好閒。是謂無賴。此後宜振刷精神。專務事業。勿復如前所爲。吾切戒之。又深望之。戒其過。望其善也。

訓隨善天地以中和之氣而生物。人以中和之念而待人。中者無偏倚之謂。和者無暴戾之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爾情太偏。是不中。爾性太

暴。是不和。不中不和。非待人之道。亦非處己之道。中和二字。終身用之不盡也。

訓紀善爾性過懶。爾心過高。高不宜。懶不能高。無兩全之理。

訓善養

言行者立身之大本也。行不宜肆。言不宜躁。肆則過。躁則怨。叢斂其肆。行可無過。平其躁。

言可無怨。立身之道在是矣。

訓善效善圖創不易。守更不易。祖父積之甚艱難。

孫子用之若瓦礫。是謂不孝。不孝之罪。上通於天。下罰於己。一旦產業散盡。無所憑藉。不至爲丐爲

餓殍不止。是不可不慎也。爾幸賴祖父餘蔭。得安飽煖。飽煖安則嗜慾起。嗜慾起則過惡生。過惡生則身家不能長保。身家不能長保。為丐為餓殍。恐不能免。爾今雖不至是。然吾見富厚之子。往往至是。故痛言之。以為訓。爾知戒哉。爾知勉哉。烏乎勉。盡孝弟。守禮義。無起逸慾心。無為放蕩行。而又廣行修積。以存陰功。以造大福。為之父兄者。亦宜時加檢束。勿使稍有所肆。善事亦宜多植。為己種福。即為後嗣綿澤。此又不止訓爾。並訓爾父兄也。欲其子克家。非此不可。

訓 各小弟子童穉之年。天性未鑿。及其稍長。知識漸開。嗜慾漸起。不可以遏。須及早嚴束。久之自純。知識雖開。嗜慾亦不至於起。蓋童穉之年。入於邪。易入於正。亦易。錙黃異色。在乎所染。善惡異途。由於所學。是在有賢父兄。大易曰。蒙以養正。養以此也。

訓 各婦女婦人之見甚小。婦人之心甚多。其見小。處家則惡端多。其心多。處已則善功少。翁姑不奉。妯娌不通。奴婢不厚。皆見小之過也。享用太專。咒罵太盛。尖削太過。皆心多之過也。猶不止此。見小

者充其極。忤逆於上。陵轢於下。無所不至。心多者。充其極。惡毒日積。淫慾日肆。無所不為。此皆婦人之通弊也。有者即改。無者加勉。凡為婦人。皆當戒之。至於老年為姑者。待媳宜寬大。居家尤宜和平。勿以已老而獨斷獨行。勿以已為老姑而自尊自大。勿恃偏執之見。勿存刻薄之心。為已積德。即為子孫種福。并且為已造福。否則德之不積。禍即臨之。年雖老。轉眼間老不常老。必有死之日。悔已晚矣。此又凡為年老之為姑者。戒各婦女。其知勉哉。

十六夕

李仙鐵拐

罷宴瑤池跨鶴歸。薰風飄拂送斜暉。回頭又看凡

塵上。總覺人間事已非。

赤松曰。李仙之詩。何憂之深。思之遠也。

呂仙曰。李仙曾言書懣世文。其憂深思遠可知。寸腸

轆迴百感兩集。此詩不過微露其倪。吾知此文定當如意。敲殘唾壺擊碎。

鐵仙曰。吾不過偶有所感。而作是文。傷時嫉世。在在不免。有心世道之士。諒不以吾為狂言。

懣世文 并序

吾自華山得道後。凡塵事久不關懷。昨赴 呂仙
宴。道過此壇。因晤 黃仙。適值 姜公在。降筆書
修身文。讀之見其憂時嫉俗之心。見於言上。吾不
禁心有所感。爰降憫世文。雖其言未免過於傷世。
然深中今日時病。有志之士。觀是文。諒不以爲無
病而呻。世有譏吾爲狂言者。吾亦不辭其咎也。
世之盛也。其君勵精求治。孜孜不遺。節儉以爲天
下先。而又擢用賢才。體恤民隱。唐虞三代之治。庶
幾復觀。若夫主德荒於上。朝政紊於下。奸邪並進。
酣嬉相安。上天之告變。不知。下民之疾苦。不聞。遂

至水旱迭殃。盜賊蠡起。邊患日啟。人心日漓。此可
爲痛哭者一也。其在大小臣工。咸以奔競夤緣爲
事。濫竽盈廷。只顧飽其私囊。償其慾壑。肆其奸貪。
廣其羽翼。甚或交通外敵。以爲保護身家。固戀祿
位之計。而民之生命。國之元脈。日受其摧殘。剝削
而不可復。天下大勢。從此去矣。此可爲流涕者一
也。若夫蚩蚩小民。惟利是趨。僞詐相傾。機械紛作。
其稍老成持重者。羣竊非笑之。曰此迂拙之士。不
合時宜。舉國若狂。不以爲怪。更有竄身異國。肆其
悖妄之議。以聳動無知。陰行其不軌之術。如此人

者吾不知其所居何心。所行何事。夫生斯世上。同此食毛。同此踐土。彼特忝居士類。朝廷方待以殊恩。乃不知所以圖報萬一。竟甘犯不韙。以爲天下後世所必誅。雖今氣燄方張。羣相倚附。有志之士。必不爲其所惑也。及至聖主當朝。翔陽炳耀。陰翳羣消。所謂妖言亂政者。殺之無赦。日月重清。山河再秀。此其時矣。然就今日觀之。可爲長太息者。又一也。嗚呼。天下氓彜。滔滔皆是。安得聖主復興。振其衰。起其微。一爲之正其亂哉。予日望之矣。

赤松曰。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此文

以孤陽而拒羣陰。以獨志而排眾比。恐若輩橫加謗議。有以吾等爲惑世者。

呂仙曰。然。處今之日。惟在正人心。以扶世運。盡吾等之心而已。其他不必計也。

鐵仙曰。吾不過心有所憤。借此文發之。亦以告各弟子。知所趨避。不爲奇衰所惑耳。游駭川之魚者。必潛鱗。息惡木之陰者。無靜鳥。噫。可懼也。

赤松大仙

敬老文

天下之達尊三。齒居其一。與德爵並重。是故三代

聖王虞有燕禮。夏有饗禮。殷有食禮。周兼用之。逮至後世。漢詔合年八十以上。賜肉。九十以上。賜帛。唐宴父老於乾元殿。賜鳩杖。賜毡衾。宋以後。踵而行之。庠序拜送。迎乎三壽。莫不導養。休和推恩。錫類俗敦。敦長厚。家重耆英。其尊且敬。若是奈何。世之人不知所以尊敬。反侮慢焉。抑何涼薄太甚耶。夫五年以長。兄事之。十年以長。父事之。年稍長者。猶不敢不事。而況於老。謂可不敬乎。吾告世之人。其有老者。提扶之。服事之。其貧者。周全之。瞻養之。蓋敬老於朝。而治化成。敬老於鄉。而風俗厚。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斯之謂敬。

訓念賢。聖帝經曰。世人孰無過。改之為聖賢。人莫患於不知過。知過不知改。爾清夜自思。知有過否。知有過則知所改。吾許爾自新之路也。爾今知所改否。此後宜痛去前非。盡孝行以存子道。絕慾念。以除已惡。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無自暴也。訓善效。人莫患於不務正業。士農工商。各有一業。爾今習商。當務商業。否則遊手好閒。吾不知其可也。

訓善圖。爾年尚幼。爾志未定。今已棄儒而商。商有

商之務。當勤厥務。無為放蕩。斂束其心。專精其業。無貽親憂。無違兄長之訓。吾所望於爾者甚切也。爾知勉哉。爾知戒哉。

訓 議道 聰明不可恃也。利慾不可逞也。况爾聰明未必其真。爾之利慾實深。須當斂其心。淡其念。方可以議道。

訓 賢誦 爾夙根頗厚。但為慾念所蔽。幾汨其真。爾回頭尚早。此亦夙根使然。此後宜絕却慾念。以復其本初之性。吾有厚望於爾焉。

訓 昭道 勤慎二字。畢生用之不盡。爾慎有餘而勤

不足。此後宜振起精神。無晏安之念。無怠棄之心。無過恃。無自畫。以盡一己之職。以綿後嗣之澤。

十七夕

赤松大仙

恤孤文

鰥寡孤獨。聖王皆有養。此四者天下之貧而無告者也。而四者之中。又以孤為最可憐。人當保抱未離。所賴以保之抱之者。有父母。不幸而至於孤。其情固可憐。而其義實不可不恤。舍此不恤。復何望其施濟貧乏。拯救災黎。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此而

不恤。吾知其善端已過。善本已漓。雖曰爲善。吾不之信。夫貧乏不可不施濟也。災黎不可不拯救也。天下未有不恤孤。而能推施濟之惠。廣拯救之功者。無他。善端已過。善本已漓也。世有欲爲善者。其造端與植本在恤孤始。

十八夕

赤松大仙

慈幼文

夫人孰不欲有子若孫。以爲綿後之計。其未有也。則夢寐求之。朝夕期之。必至其有而心始安。及其

既有。則提攜之。保抱之。飲食痛癢。呵護而周全之。愛之切也。顧子孫知所以愛。獨至於幼。不知所以慈。豈理也哉。彼以爲此幼者。不過陌路之人。其親者。亦不過同宗族。共昆弟。於已何與。遂不知慈之不知。惻隱之心。人所皆有。赤子人井。莫不知救。其心發於不自己也。故天下不慈幼之人。正天下至忍心之人。至忍心之人。天必絕之以嗣。好還之理如是也。世有欲子若孫。以爲綿後之計者。必先於慈幼也。可。

赤松曰。韓仙曩夕到壇。未及詠詩。區子來請。韓仙

補詠滿八章之數

韓仙曰。大仙請吾到壇。為題詩事。吾前日未暇題詩。適往雲遊。及回壇。又已停筆。大仙不請吾來。吾亦必到賦一章。八仙皆有我獨無。豈真崔顥題詩。已在上頭。吾擱筆不敢復詠乎。

赤松曰。八仙同到壇。皆有詩。大仙尚缺一章。宮商歇響。金玉闕音。未免索然。敢請留題。不辭唐突。儵然胸抱出塵囂。咽石餐雲暮復朝。萬里遠翔朱鶴駕。數聲低弄紫鸞簫。仙心縹緲歸瓊島。善氣薰騰上碧霄。脫落人間無個事。瀛洲咫尺路非遙。

赤松曰。大仙謂崔顥在上頭。吾則謂旗亭畫壁。反不如其後。

韓仙曰。大仙過譽。八仙之詩。大仙評論何者為佳。

赤松曰。伯仲之間。見伊呂所不佳者。惟吾和章耳。韓仙曰。大仙之詩。切景切情切事。面面皆到。吾愧多矣。以散仙論。大仙為首領。次何仙。再次藍仙。其餘各有獨擅其絕處。散仙為殿。無怪其吟最後也。

--	--	--